

殊途同归的失落

——《憩园》与《洛丽塔》的回归家园模式解读

张素娟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回归家园的模式是东西方文学中永不枯竭的文学母题,巴金的《憩园》与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在巨大的表面差异之下,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即已经失落的家园无法真正回归。

【关键词】家园;精神家园;亨伯特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66-04

“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予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1]在海德格尔的诗学里,“家园”被明确赋予了形而上的意味,他在阐释荷尔德林的名诗《远乡——致亲人》时,认为“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2]在东方文化中“家园”是精神与物质合二为一的,而在西方文化中更侧重于精神层面,两种文化语境下,对“家园”的理解有一个契合点就是形而上层面的精神家园。

一

巴金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憩园》是一部题旨颇丰的作品,它讲述了四个故事:憩园旧主人杨梦痴的人生遭际;憩园新主人姚国栋一家人的生活;叙述者“我”的经历以及“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所讲述的关于一个人力车夫和一个卖唱的瞎眼妇人的故事。作品中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叙述者,也是这部作品的核心。作品通过“我”和憩园新旧主人的交往展开故事,以及对他们生活的关心和命运的关注,对“憩园”的理性思考。在与憩园新旧主人的交往中,着墨最多的是憩园的旧主人杨梦痴,从这个角度来讲,作品所表现的其实是两个寻找家园的故事。《憩园》的故事模式明显的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

杨梦痴延续了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浪子形象,他是封建大家庭的寄生虫,由于聪明、伶俐,又生的清秀,深得父亲的宠爱,依仗祖上的绩业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花光了祖上的财产连妻子的嫁妆也不放过。但是他又不同于以往的浪子形象。在他的精神深处有着对爱

对美的本能追求,有着对已经失落的家园的无限怜爱。在卖掉祖业“憩园”时,他拒绝签字,是已经成年的大儿子代表本房签了字,卖掉祖业不仅是因为生活所迫,还有告别旧生活重获新生的意味。当所有人都迫不及待跟过去告别时,只有杨梦痴对过往充满了留恋,养育他的家园,他的精神家园,从此将不再拥有,失去家园,漂泊在外。杨梦痴的悲剧不在于生活的落魄与精神的卑微,以及死亡的生命结局,而是在于无家可归的痛楚,“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是他悲剧处境的最好诠释和全部内涵。^[3]他的无家可归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现代文学中的家园意象,总是双重的,一重属于过去,属于记忆,氤氲着童年的乐趣与田园的美学;一重属于现实,属于感觉,笼罩着理想失落和社会批判的意绪。^[4]对杨梦痴而言,属于过去与记忆的憩园已无法复归,而现实中由大儿子所支撑的那个家也不欢迎他,一度堕落的他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除了单纯的杨寒儿,再也没有家人会原谅他,怜爱他。家园于他而言,只剩下杨寒儿的温情,杨寒儿不顾母亲和哥哥的反对,去破庙看望父亲,并且从憩园折回父亲钟爱的山茶花,山茶花是来时憩园的,可是脱离了母体的它凋谢是它必然的命运。这也是杨梦痴的命运,失去了家园的他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也没有了精神的寄托,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到处游走。没有任何生存技能的他,落魄地生活着,迫于无奈竟然去行窃,遭到别人的毒打,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杨寒儿辛苦地奔波着。杨梦痴不想脱离善良的小儿子,也许是他看不到回归家园的希望,所以他远走他乡,最终死于异乡。

叙述者“我”的叙述过程不仅是行动上的一次回归家园,也是精神上的一次回归家园。小说一开

始就写“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回到了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又说“虽然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到一张熟面孔。其实连那些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代替它们的全是尘土飞扬的宽马路。……我好像一个异乡人……”。^[5]“我”在文章一开头就以一种“熟悉的陌生人”的身份出场了,这为全文奠定了一个整体的基调,也是我“归家”的开始。“我”魂牵梦绕的家乡竟然以这种姿态欢迎“我”。“我”曾经生活的公馆也变成了百货大楼,家园已不复存在。在“我”回到家乡的所见所闻中,有两个极富爱心的人——杨寒儿和万昭华感动着“我”,引导“我”完成了精神家园的回归历程,这里的精神家园就是爱与温情。

作为儿子爱自己的父亲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像杨寒儿那般疼爱自己的父亲却是超出常情的,当所有人都放弃杨梦痴的时候,只有杨寒儿始终对父亲抱有幻想,希望父亲能回心转意,苦苦地四处寻找父亲,痴心地想要改变父亲的命运。父亲是他的感情依托,不管父亲到何种地步,他还是爱着父亲。“我”被杨寒儿对父亲超出常人的爱所感动,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杨梦痴的命运。虽然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世界,但是个人的努力可以给人间带来真温情。“我”在为杨梦痴的命运奔走时在救人的过程中也达到了被救,“我”有了一个暂时的精神依托。而另一个引领“我”回归精神家园的人——万昭华,是一个生活在封建家庭的新女性,是一个贤妻,替丈夫打理好一切,大方得体地招待客人,同时,也是一个良母,把非亲生的小虎视为己出,并且默默地承受着小虎的谩骂和小虎姥姥家人的诽谤,而且她又是一个孝女,为了讨长辈的欢心,她放弃自己的爱好经常陪母亲看京剧,尤为可贵的是她对于下人的一视同仁。她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她那“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的“爱的哲学”迫使“我”改变我笔下车夫和瞎眼女人的悲剧结局,给历经磨难的女女主人公一个终归团圆的预示。这种变更体现出了“我”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我”用文学的方式给人们一些帮助与慰藉,也给自己的精神一个避风的港湾。在外混了十几年的“我”沉郁而迷茫,而此时的“我”就好像看到了迷雾背后的阳光,“我”在回归家园的途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力量。“我”伴随着他们一起经历心灵的磨难,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苦难,都在为自己思想与行为的不完善而进行着精神惩罚,正是这种惩罚引领“我”

走向了灵魂的净化,走向爱与温情,走向了精神家园。可是,作品的最后“我”仍然要“走”,即便是两个充满基督爱的引路人,也无法改变对家园的失落感。

二

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同样也是一部多义性的作品,作品所刻画亨伯特的追求过程其实是一位文化流亡者的精神追求之路,寻找他的精神家园以求得真正的回归。亨伯特流亡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移居美国即与洛丽塔相遇之前;迷恋洛丽塔以及与她一起流浪的岁月;洛丽塔逃走后寻找她的日子。他一生的经历是对《圣经》中“家园”模式的现代演绎,即“家园”的“失落——寻找——回归——失落”。

出生在巴黎的亨伯特,有着丰裕的物质条件,在欧洲的的大学里教授俄国和欧美文学,表面上他的生活似乎完美无缺,可事实并非如此,童年时代,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夏日海滨,亨伯特和他的初恋安娜贝尔幼稚而纯真的恋爱达到了灵与肉的完美契合。不幸的是,如此美轮美奂的初恋被残酷的命运所终止,安娜贝尔不幸夭折。从此,亨伯特的内心就有了严重的创伤,加之没有父母的正确引导,他的恋爱观始终停留在13岁的水平。戛然而止的初恋,使亨伯特被命运无情地驱逐出爱情的家园。爱情家园就是亨伯特一生所要寻找和回归的精神家园,安娜贝尔就是他精神家园的寄托。亨伯特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他的恋爱观,他所迷恋的对象是9至13岁的少女,他将她们成为“小仙女”、“小宁芙”,对于成年的女性冷漠而厌恶。他追求“小仙女”是为了弥补心灵上的创伤,爱情流亡的日子是心酸的,他无意于新的恋情,一心想回到他与安娜贝尔筑就的魂牵梦绕的爱情伊甸园之中。所以,他只好在现实中寻找安娜贝尔的影子以慰藉他受伤的心。亨伯特在现实中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被视为他归家的渴望或者是对失去爱情家园的一种补偿,在法国他有过一次婚姻,他娶瓦莱丽亚是因为她有着小姑娘一样的活泼劲,最终这段婚姻以失败而告终。

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亨伯特与1939年前往美国,继承在美国的叔叔留给他的遗产。在美国,他遇见了洛丽塔,洛丽塔和安娜贝尔是如此的相似,“那是一个同样的孩子——同样的少女,同样的蜜蜂样的肩膀,同样的绸子一样柔嫩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洛丽塔的出现使亨伯特找到了安娜贝尔的影子并且使得他把对安娜贝尔的爱

转嫁到了洛丽塔的身上。安娜贝尔已经成为亨伯特的过去,纳博科夫继承了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说”的观点,把时间视为“牢狱”。在他看来既然时间是绵延的,那么过去总是在时间的运动变化中消失,人唯一能够把握的,也是人能够超越的,只有“现在”。^[4]洛丽塔是亨伯特的现在,是他可以把握的。为了独自占有洛丽塔,亨伯特带着她逃离了熟人的视线,游走在广袤的美国大陆之上。洛丽塔是他的“生命之光”、“欲念之火”、他的“罪恶”、他的“灵魂”,是他精神家园的寄托,为了回归他的精神家园,亨伯特集中了全部的心思,充分发挥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所有聪明才智。在亨伯特看来,洛丽塔是他梦寐以求的恋人,是他所有意识和思想情感经营的对象,他竭尽全力去经营他的这份爱情,然而洛丽塔永远也不可能是安娜贝尔,她只会从亨伯特这里索取爱,不会给予回报。当她的好奇心满足后,她设法逃离亨伯特,最终在一次住院期间,成功的离开了亨伯特。

逃跑的洛丽塔迫使亨伯特踏上了新一轮的流浪生活。在之后的三年时光里,他生活的全部就是找回他的小爱人,找回他精神家园的唯一寄托。经历千辛万苦,他终于见到了洛丽塔,可是洛丽塔拒绝与亨伯特远走高飞,伤心欲绝的亨伯特找到拐跑洛丽塔的奎洛蒂,杀死了他。为了他的爱情家园,亨伯特付出了血的代价。

亨伯特流亡的一生都是为了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即他的爱情家园。先是寻找安娜贝尔,几经周折遇到与安娜贝尔酷似的洛丽塔,却无法复归他们那段灵与肉契合的爱情,于是,他努力把握现实中的洛丽塔,最终洛丽塔也弃他而去,回归的结果是失落。

三

《憩园》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而《洛丽塔》是1955年问世的,这两部作品所描述的故事是发生在大致相当的年代,是属于共同的20世纪,是疾呼“上帝死了”的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被褻毁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5]文章合为时而做,这两部作品亦如此。面对战争的创伤、生存环境的恶化、文化裂变的迷茫、道德失落的忧伤……作家们带着一颗破碎但却热情的心,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寻找他们心中的净土: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想象思想的成熟;或是凭借记忆中的美好编织童话。无论怎样,他们总是背负着来自灵魂深处所渴望的那个精神家园。生命体精神生存的家

园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怎样的精神家园才能让人类不断地汲取营养。这两部作品便是现代生活中人类对已经失去的东西在精神世界的营建。整个的二十世纪人类热衷于寻找,寻找失落的家园。

《憩园》和《洛丽塔》都是在寻找失落的家园,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梦中的精神家园。启蒙作家巴金所向往和构建的精神家园是爱与温情,这是从未来寻找家园。引领“我”回归精神家园的两位充满基督仁爱精神的引路人——杨寒儿和万昭华,他们本身的生活就是值得同情的,是属于被救的。所以“我”因为他们而回归的精神家园失落是必然的命运。杨寒儿生活在一个即将崩溃的封建大家庭,得不到重视,得不到爱,他所能看到的只是大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不讲情分,在他的生活中父亲是他唯一的感情寄托。然而堕落的父亲无法给予他庇护与抚慰,相反,是他给予父亲爱与温情,让父亲在失去家园之后还有他这个精神的依托。父亲杨梦痴在失去家园之后,也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寻找,然而多年以来养成的坏习惯一时无法改变,他无法自力更生,无法赢得家人的原谅,家园与他而言是近在咫尺的,可是他无法拥有,亲人都在他的身边,亲情却弃他而去,留给他的只是冷漠。杨寒儿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帮助父亲回归家园,回到家的温情港湾,可是父亲走的太远,在也没有人可以拯救他,杨梦痴寻找家园的结果是必然的失败。“我”在杨寒儿的身上也看不到永恒的希望,也许他长大了之后就会遗忘曾经的一切。而万昭华就像是笼中的金丝雀,衣食无忧,深得丈夫的疼爱,但是她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忧郁与感伤,没有人可以解救她,她的悲剧在于失去了自由。她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有着知识女性特有的敏感与深刻,而婚后的她不自觉地掉进了世俗的圈套,丈夫不理解她内心深处的渴望。故事的最后,肚中的小孩又为她筑起了一座牢笼。自身处于被救地位的她带来了“我”温暖,然而这种温暖只是暂时的。憩园只是“我”的一个落脚点,杨寒儿和万昭华只是“我”的一个临时港湾,“我”对于他们的拥抱不能是忘情的,失落之后的离去是命运的成规。

纳博科夫用一个荒诞的故事引领我们去寻找家园,寻找的结果是命定中的失落。人活着就必须有梦想有追求,但是亨伯特的梦想本身就是荒谬的,他所要寻找和回归的爱情家园是一种畸形的恋爱观所致。安娜贝尔已经病逝,现实生活中再也不可能再有安娜贝尔了,而亨伯特却死死地纠缠着过去

不放。亨伯特是在过去中寻找家园的。生活在当下的他,心却徘徊在童年的经历。由于安娜贝尔,亨伯特的情感以及对于异性的观念始终都脱离了正轨。他的精神皈依是安娜贝尔,这使得他迷失在时间中,时间的流逝和安娜贝尔的死亡注定了亨伯特回归的不现实性。安娜贝尔的复制品洛丽塔出现在亨伯特的生活中,这是亨伯特一次暂时性的回归爱情家园,这样的回归最终只能是失落。首先,洛丽塔终归是要长大的,会过了“小仙女”的年龄。这是成长的必然,无论亨伯特用什么方法——给她服安眠药,禁止她同其他同龄的男孩子交往,限制她正常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健康的性心理——都无法阻挡她的成长。当亨伯特见到已为人妻的洛丽塔,他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其次,洛丽塔只是她自己,她不可能像安娜贝尔那样给予亨伯特正常的双向恋爱,只能是一种单向的畸形恋爱。即便是她和安娜贝尔有多么的相似,也不可能让亨伯特夭折的初恋复归。最后,洛丽塔并不打算与亨伯特共筑爱情家园。所以亨伯特德回归只能是失落。

不管是《憩园》中的“离去——归来——再离

去”的归乡模式,还是《洛丽塔》中“家园”的“失落——寻找——回归——失落”模式,其实质上都是一则失乐园的神话。乐园既然已经失去就不可能再找回来,在未来去寻找是不可能实现的(《憩园》)。在过去中寻找更不可能(《洛丽塔》)。失乐园是人类生活经验沉淀的一种固有模式,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人类生存意识中的“家园”精神,无论是固守、失落还是寻找,都已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自从亚当夏娃被耶和华赶出伊甸园,漂泊于原罪与死亡之路,人类就开始漂泊于漫漫回归之路。人类不甘心于这样的命运,所以努力地寻找理想的归宿,踏上这样一条永不满足的反叛之路,当回首之时才发现,美好的东西早已遗失,却错误地在未来或过去寻找,永远没尽头,永远没结果。在失却了家园的流浪之路上,背负着原罪的十字架痛苦地去未来寻找归宿,而现实的迷茫与失落又将人遗弃在寻找之路上,忧郁而孤独地回望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家园。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命运,已经失却的家园是无法回归的,人永远漂泊在回家的路上。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7.
- [2]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商务印书馆,2002:15.
- [3]张丛皞,韩文淑.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J].名作欣赏,2008,20.
- [4]邵宁宁.家园彷徨:《憩园》的启蒙精神与文化矛盾[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2.
- [5]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商务印书馆,2003:114.

The Lost of the Roads Leading to Hom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 of Returning to Homes in Works *Recreational Garden* and *Lolita*

ZHANG Su-juan

(Literature & History Depart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model of returning to homes is the literary motif that is never exhausted in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e Chinese writer Ba Jin's *Recreational Garden* and the American writer Vladimir Nabokov's *Lolita* have the profound consistency under the huge difference of the surface. And that is the lost homes can not be really returned to again.

Key words: Home; Spiritual Home; Humbert

(责任编辑:张俊之)